

藝海深仇

評劇團集體創作

長沙市



新 評 劇

藝海深仇

首都實驗評劇團集體創作
新鳳霞、李鳳陽執筆
王雁整理

藝海深仇

書號：京 140 (發)

32K. 108 P. 4000元

大眾書店印行

北京店：西四北大街

天津店：羅斯福路

有版權·不准翻印

北京解放印刷廠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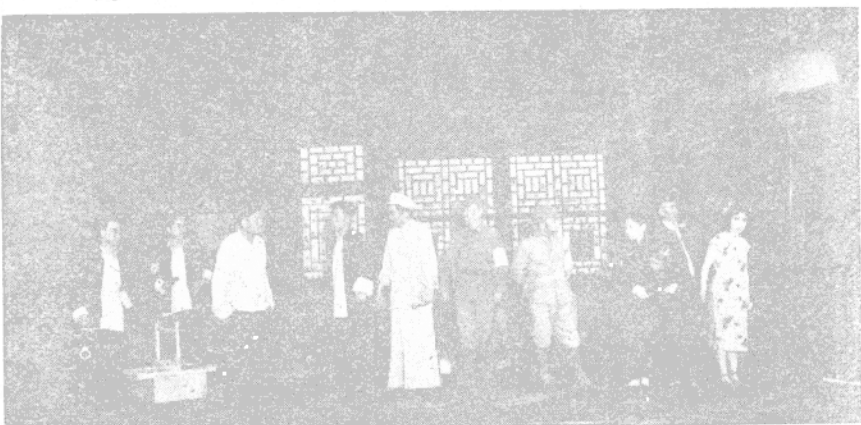
初版：一九五一年九月

(0001-3500)

“藝海深仇”舞台照

上、閻五當漢奸時，幫助日本憲兵，到處逮捕愛國份子。（第二場）

下、閻五在淪陷區，專門賣勞工，賣妓女，無惡不作。（第四場）





上、國民黨反動派的巡查隊與閻五勾結，在戲院後台抓走趙凌雲。（第七場）
下、閻五派其爪牙到陳鳳英家搶人時，鳳英的母親攔阻被踢死。（第九場）

上，陳鳳英爲替母伸冤，到偽警察局告狀，結果反被迫答應給閻五作妾（第十一場）
下，陳鳳英敗訴回家後，想上吊自殺，其妹小鳳發覺，哭求其姐，要立志報仇，不能自盡。（第十二場）





上，鳳英在夜晚檢查閻五的反動證件時，被發覺，人民公安人員突入，乃將反革命份子逮捕。（第十八場）

下，人民政府召開控訴特務罪行大會，羣衆在會上紛紛起來控訴，要求政府堅決鎮壓反革命。（第二十場）

目 錄

「藝海深仇」舞台照……………(八幅)

「藝海深仇」(二十場)……………(1)

附錄

「藝海深仇」的創作過程……………
折鳳霞(71)
李鳳鳴

一點感想……………王 雁(74)

「藝海深仇」的排演……………
王度芳(75)
楊星星

「藝海深仇」音樂創作……………郭西林(76)

人 物 表

(以出場先後爲序)

趙凌雲：男，廿歲，青年學生，機警聰明，有正義感。

閻五：男，四十五歲，漢奸特務，陰狠毒辣。

牛七：男，三十歲，閻五的打手，流氓，奸滑。

馬八：男，二十五歲，閻五的打手，流氓，兇狠。

陳鳳英：女，十九歲，評戲藝人，美麗大方，性情直爽，堅強不屈。

陳小鳳：女，八歲，鳳英的妹妹，活潑天真。

陳母：女，四十歲，鳳英之母，忠厚老實。

楊笑天：男，三十五歲，評戲藝人，鳳英的師哥，誠樸善良。

林菊農：男，五十歲，評戲教師，憨直豪爽。

林艷芬：女，二十五歲，評戲藝人，鳳英的師姐，軟弱怕事。

妓女：女，二十歲，正直，善良。

狗 三：男，二十歲，閻五的徒弟，胆小，胡塗。

李局長：男，五十歲，偽天津市警察局局長，奸滑陰毒。

街代表：女，二十歲，天津某街街代表，積極負責。

趙 媽：女，四十歲，善良熱情，口快心直。

李二奶奶：女，五十五歲，老實厚道。

姚老板：男，四十歲，戲園子的後台管事，飽經世故。

王老板：男，四十歲，戲園子的管事，老實忠厚。

男女羣衆：若干人。

人民公安幹部：六名。

評戲演員場面：若干人。

日本憲兵：二名。

便衣特務：四名（隨閻五上）。

賬房先生：男二名。

偽警備司令部匪官兵：若干人。

偽警察：二人。

第一場（二道幕前）

時 間：一九四五年五月的一天傍晚。

地 點：天津市內某街。

人 物：趙凌雲、閻五、牛七、馬八，日本憲兵二人，便衣特務數人。

（序曲終了，大幕啓。）

（後台作槍響，效果：兩聲）

（趙凌雲着學生服，倉惶跑上跌倒，又爬起，急跑下。）

（閻五領日本憲兵、牛七、馬八及便衣特務等追上。）

馬 八：五爺，這小子八成兒鑽了這一帶的小胡同了。

閻 五：來！把這條街戒嚴，不准任何人出入，挨家搜查，

衆：（應介）是！（追下）

第二場

時 間：與上場同。

地 點：天津市一個小雜院裏。

人 物：陳鳳英、小鳳、陳母、楊笑天、趙凌雲、閻五等人。

佈 景：一個小雜院，正面是間小屋，門窗都露着燈光，左邊是一間小屋的牆，右邊是一座院門，正面屋窗下放有一爐灶，小櫬子一個，靠右台角堆有一堆柴草。

（二幕揭開）

鳳 英：（由屋內走出）

我的娘，天未亮，去擠混合麵。

一直到，晚八點，未把家還。

由昨晚，到今天，他老人家還沒用飯。

可憐他，身多病，怎受飢寒。

日本鬼子，侵佔我國，總有七年半。

走狗們，抓勞工，家家不安。

上拋老，下拋小，妻離子散。

我的父，被閻五，抓去了三年。

只說是，唱評戲，能吃飽飯。

生活高，物價漲，掙錢困難。

但願得，中國人，都齊心抗戰。

打跑了，日本鬼子，同過太平年。（流板行弦）

（白）怎麼我娘還不回來呢？（開開門看了看，又把門關上，不上門）

小鳳（內應）你把山芋端出來，帶盒洋火。（小鳳上）

（唱）我這裏，抱柴火，急忙做飯。（燒火介）

陳 母：（推門上，關門）

（唱）沒擠着，混合麵，腰痛腿酸。（做腰痛狀）（鎖住）

鳳 英：娘：您回來啦？（接過麵袋交小鳳，小鳳下）（陳母嘆介）怎麼今天又沒擠上啊？

陳 母：咳！這年頭窮人早晚都得餓死，去了半宿，又等了一天，好容易快挨到了，一個巡警領了四五個人來，又都夾在前頭了。

鳳 英：這倒霉的年頭，不但受日本鬼子的氣，還受這一羣漢奸走狗們的氣，這些人一點心肝都沒有，他們忘了自己也是中國人啦！

陳 母：得啦，姑奶奶，小點聲吧！要叫他們聽見，就活不了啦！

鳳 英：怕什麼！照這樣活下去還不如死了好呢！

（大門猛然一響，鳳英及陳母全吓了一跳，楊笑天端着裝滿各種紙烟的木盤走了進來）

鳳 英：師哥呀？

陳 母：吓了我一跳。

鳳 英：師哥，你園子裏有事嗎？

笑 天：有事，不是咱們倆全在大軸上嗎？（把木盤子放在左牆外）

陳 母：大軸上有事，你幹嗎這麼早就回來呀？

笑 天：我還不回來幹嗎？一會兒的工夫，就出去二十多盒烟。

陳 母：一會兒的工夫，就賣了二十多盒烟，那還不好嗎？

笑 天：好什麼呀？我的老太太！要是賣二十多盒烟，還有什麼說的，出去二十多盒烟，只見了八盒的錢，虧的我沒有老婆，要是有哇，連媳婦照樣也得賠進去。咳！真是人死王八活的年頭，那兒說理去呢？馬路上又戒嚴了，買賣還怎麼做，你看吧，早晚是誰也活不了。

陳 母：怎麼！又戒嚴啦？

笑 天：可不是嗎，還響了兩槍呢，誰還敢在街上呆着哇。

鳳 英：這不定又是誰倒霉呢。

陳母：小點聲吧，別叫他們聽見。

笑天：老太太，您不是去擠混合麵去了嗎？

陳母：唉，甬提啦，又白受了一宿罪，眼下連下鍋的糧食都沒有。

笑天：老太太，您甬着急，我這有一份，您先吃去。（進左屋取麵介）

鳳英：師哥，我們不能白要你的，算你借給我們的，等我們擠了來再還你。

陳母：對，算你是借給我們的。

笑天：咱們這是多少年的交情了，還說什麼借不借的，那不說遠了嗎？誰有了，吃誰的，我沒有啦，還可以吃你們的哪！不是嗎？

鳳英：師哥，我的脾氣，你也知道，白要人家東西我絕不幹。

笑天：鳳英，你有志氣我知道，那也得看跟誰。

陳母：這丫頭就是這樣個脾氣。

笑天：好吧！就算我借給你們的。

鳳英：等我們還的時候，可不許你不要。

笑天：好，算是有你的。（向陳母白）鳳英真是好樣的，您有這麼個好姑娘真是有福氣。

陳母：生在這年頭，也就是多跟他操點心，她那張干饞人的嘴，說不定什麼時候就會得罪人。

笑天：老太太，我告訴您件事吧，聽說，鄉下八路軍活動的很厲害，日本鬼子就快完蛋啦！

陳母：小聲點，這話還能大聲嚷嚷嗎！

笑天：不要緊，這時候還有誰能……

（猛然大門一響，把大家吓了一跳，趙凌雲倉惶跑入，趕緊的把門關上，院中人全怔着了）

鳳英：你找誰？

凌雲：你們不要怕，我是個學生，後邊有人抓我。你們救救我吧。

鳳英：誰抓你？

凌雲：日本鬼子跟好幾個漢奸！他們……

（效果：狗叫聲由遠而近）

鳳英：趕快想法子，先藏在哪兒吧！

陳母：不行！趕快叫他走吧，這可不是鬧着玩的！

（效果：狗叫聲更近）

鳳英：外邊有人追，他出去，不是送死嗎？

陳母：那咱們這小院，可那有藏人的地方呀？（大家做焦急狀）

鳳英：（忽然發現草堆）快！先藏在這兒再說吧。

（趙凌雲鑽進了草堆，這時外面叩門聲大作，喊聲甚急，鳳英等收拾乾淨，陳母、小鳳、笑天，都躲進屋內，鳳英打掃身上的草葉後，作鎮靜狀）

鳳英：誰呀？

閻五：（在外白）查戶口！快開門！

鳳英：知道了。（將門開開，跟着閻五等一羣人一擁而進）

閻五：（問鳳英）方才進來一個人，你把他給藏在哪兒啦？

鳳英：沒人進來呀。

閻五：什麼？沒有人來，我們明明看他跑進這院裏來了。

鳳英：是沒有人來！

閻五：搜搜！（牛七、馬八由屋內將陳母、小鳳、笑天等抓出來）（問笑天）你是幹什麼的？

笑天：我是唱評戲的。

閻五：你這小子是八路吧？

笑天：不，不，我是唱評戲的，您不信問問牛七爺他認識我！
我就在小小戲院唱戲。

牛 七：這小子是唱蹦蹦戲的，代賣烟捲。

閻 五：方才進來的那個人，你把他給藏在哪兒啦？

笑 天：我沒看見進來人哪！

閻 五：真沒有嗎？

笑 天：是！真沒有！

閻 五：（問鳳英）你是幹麼的？

鳳 英：唱評戲的。

閻 五：也是唱評戲的？（用手電筒上下照了鳳英一下）我怎麼不認識你呀？

笑 天：五爺，她就是您捧的那個林艷芬的師妹妹，她是唱開場戲的，您每次到後台去，她就走了，所以您不認識她。

閻 五：（打了笑天一個嘴巴）你那來的這麼些話呀，（向鳳英）把人交出來對你們有好處，不然的話，可別說閻五爺不客氣，大日本憲兵隊的滋味，你們也不是不知道！

鳳 英：真的沒有！

閻 五：沒有？（看見小鳳介）那個小孩過來！（小鳳躲在陳母身後）過來！（小鳳仍不動）（把小鳳拉過來）方才進來那個人到那兒去啦？

小 鳳：我不知道。

閻 五：（溫柔的）你告訴我，我給你買糖吃！

小 鳳：我是不知道。

閻 五：（怒介）什麼?!不知道?!

小 鳳：我是不知道嗎！

閻 五：去你媽的（將小鳳推倒地上，向衆腿子）再搜搜！

牛 七：（搜查後）報告，五爺！沒有！

閻 五：沒有?!這小子難道會飛嗎?!（向日本憲兵）太君！這裏的沒有，我們那邊的看看。（日本憲兵點頭介）（向衆

腿子)走!!(衆下)(用手電筒四下照看,發現草堆,日本憲兵過去向草堆戳了兩刀,搖頭表示沒有)(同下)

(鳳英等他們走後,稍停片刻,剛要走向草堆,笑天忙用手示意制止,回到自己屋內,將烟捲盤子取出,走出大門外,看了看,急忙回來將大門關好)

笑 天:(悄悄的)都走了。(鳳英、笑天急忙到草堆將凌雲扶出)

鳳 英:扎着你沒有?

凌 雲:沒有。

鳳 英:他們到底爲什麼要抓你呀?!

凌 雲:您聽我說:

(唱)我今年,十八歲,本是天津人,

在河北,上中學,我叫趙凌雲。

只因爲,愛祖國,參加學運,

鬧五卅,我全家,勾結八路軍。

偏趕上,我下學,未把門進,

隣居說,憲兵隊,來了一大羣。

我立刻,撥頭跑,學校投奔,

走狗們,發現了,後面緊跟。

這本是,一往事,全然說盡,

到後來,報仇恨,不忘大恩。

陳 母:(唱)聽他言,不由我,心中痛恨,

思前情,想後事,咬碎牙根。

我丈夫,被抓去,並無音信,

也不知,在那裏,是死是存。

笑 天:(唱)說起來,你兩家,一樣仇恨,

就是我,楊笑天,也把氣生。

我問你,今夜晚,可有處投奔?